



您还记得那段历史吗？您还记得《艳阳天》吗？
一部印数超过千万册的小说，一个影响几代人的故事……



曾经的艳阳天

我的父亲 浩然

梁秋川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C14008908

K825.6
1042



曾经的艳阳天

我的父亲 浩然

梁秋川 著



北航

C1696102



团结出版社

K825.6
1042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曾经的艳阳天 : 我的父亲浩然 / 梁秋川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126-2262-3

I. ①曾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浩然—回忆录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5791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 (出版社)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×24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3.75

字 数: 410 千字

印 数: 6000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2262-3/K · 879

定 价: 40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序一

杨啸

浩然的小儿子秋川来信，说是北京的团结出版社，决定要出版一本他写他父亲浩然的书，让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。我欣然地答应了。我觉得，这本书的序，确实应该由我来写。一是因为，在浩然一生的挚友中，和他交往时间最长、和他关系最亲密、对他的事情最了解的人，当今健在的，除了石家庄的曹继铎外，就只有我了；二是因为，书中的部分篇章，在秋川写出初稿后，就在电脑上发给我，征求过我的意见。

尽管有部分书稿我已经读过，但为了把序写得与书的内容更加贴切、更加准确，我还是用了几天时间，把书稿从头到尾又认真地读了一遍。

2007年，秋川辞去工作，开始了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父亲的作品和有关他父亲的资料。他把父亲的所有作品，通读了两遍以上，并把父亲的作品全部输入电脑，制成了电子版；又从网上收集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父亲的文章（无论是正面的，还是反面的）；在此深入研究的基础上，他开始了写作关于他父亲的文章。由于几年来他对父亲作品的刻苦钻研，从而使他对父亲的作品和父亲的创作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；又由于他得天独厚的掌握着其他人所不可能掌握的丰富资料（如他父亲的日记、笔记，他父亲和朋友、家人、读者之间的往来书信，等等），再加上他从父亲身上秉承下来的文学天赋和对文学热爱的执着精神，所以，他写的作品，一开始就出手不凡，并且

一篇接一篇的写得越来越好。我曾在给他的信上说：“你父亲的在天之灵，应该会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好儿子，而由衷地感到欣慰，感到高兴。”

由于本书的作者是浩然最疼爱的小儿子，所以，在文章的论述中，自然而然地，流露出作者对他父亲衷心地敬爱之情，字里行间，洋溢着浓郁的亲情、感情色彩（有不少地方使我不禁为之动容，甚至热泪盈眶）；然而，书的内容，对书中事件的论述，却都是客观公正的，有根有据的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，并没有因为这种亲情、感情因素，而产生一丝一毫的偏颇、失真之处。我认为，这是难能可贵的，也是读者，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，所希望的。

本书的内容，着重写的是浩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；另外几篇写了浩然和文学界挚友之间的交往，以及浩然和妻子、儿女之间的家事、亲情……这些事，大多是我所熟悉的，有不少是我亲眼所见过、甚至是我曾亲身参与过和经历过的。因此，读起来便使我感到格外亲切。很多往事，会自然而然地又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1955年上半年，我和浩然相识于河北省省会保定，当时，我19岁，浩然23岁，相识不久我们就成了挚友；那时，我正在保定银行学校读书，他作为《河北日报》社驻通州记者站的记者，刚调回保定不久。1956年秋天，他从《河北日报》调到北京的《俄文友好报》，我则于1957年9月支边到了内蒙古。我们俩之间的通信，始于1957年上半年，止于2001年他重病卧床，再不能执笔写信之日。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，

不管是在顺境中，还是在逆境中，我们俩的通信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收入《浩然书信集》中，他写给我的信有157封（还有几十封他写给我的信，由于种种原因遗失了）；收入我《文集》中，我写给他的信有300来封，单独编为一卷。我们俩不但经常通过书信畅叙心曲，并且，他还曾带上我，到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生活、工作过的故乡蓟县去过多；1962年夏天，他带我去蓟县和他一起深入生活，在一起朝夕相处了一个来月。他带我上盘山，共同游览、参观、访问；他带我到他们村边的山坡上，看他青年时代亲手扶犁、挥镰、耕种、收割过的土地；我并和他一起，到他母亲的墓前，恭敬地叩拜凭吊（自然也就谈了他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的不少往事）……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每逢我到北京，总是吃住在他的家里（有时一住就是好多天）。1964年，他和我一起住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作家休养所（到那里去住，是他帮我联系的），他写他的《艳阳天》第二部，我写我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《霞云岭》，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。写作之余，就是谈创作、谈生活、谈各自以往的经历……1973年夏天，我在北京等待我的小说《红雨》出版之际，他和李学鳌便邀我和他们一起，住到北京花市附近的兴隆街北京出版社招待所去写作（他写《金光大道》第二部，李学鳌写长诗，我写中篇小说《绿风》）；不久，我们三人又应时任承德市委副书记的翟向东同志之邀，一起去承德写作；随后，巍巍同志也去了，便由翟向东同志作陪，一起去河北承德的木兰围场草原和塞罕坝林场参观

访问，为期半月之久……1974年至1975年，我到北京写电影剧本（先是改编我自己的小说《红雨》，接着又改编他的小说《西沙儿女》），我虽是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，但一有空就会到他家去，畅谈心里话，有时谈到深夜，就仍是住在他家……

由此可见，我对他的一切，应该是最熟悉的。可是，读了秋川的这部书稿，我才感到，我对浩然的了解，无论是生活经历方面，还是文学创作经历方面，还都只是粗浅的大概；秋川在这里所写的，要比我所了解的，具体得多、详细得多了（这除了秋川几年来对他父亲的作品和有关资料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同时也由于他得天独厚地拥有他父亲的日记、笔记、书信等资料）。比如，浩然的短篇小说，哪一篇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：是以什么人为原型，是什么事引发了创作的灵感，又是经过了怎么样的修改后才发表的；再如，他的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，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，最初构思的雏形是怎样的，在写作过程中，内容、框架经过怎样的演变；写作期间，经过了什么样的困难以至痛苦……再如他的长篇小说《金光大道》，是怎么从1960年就搭起了架子，又因为什么没有写下去？到1962年，他又是怎样同时酝酿着两部长篇：一部是《金光大道》的前身《芳草地》，一部是《艳阳天》的前身《云火录》；为什么先写成了《艳阳天》？当《艳阳天》三部完成后，他又是如何燃起了写《金光大道》的创作欲望之火，又如何重新搭起了《金光大道》的架子；为什么浩然下决心要倾

父亲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？其一生的心血来浇灌这部《金光大道》？在写作《金光大道》的过程中，作者又遇到了怎样的艰难坎坷，在每一个阶段，作者的心境又是怎样的……1976年10月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浩然是怎样地欢欣鼓舞；1977年11月《广东文艺》发表李冰之批判《西沙儿女》的文章，开始向浩然发难，不少省市报刊盲目跟风，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趁机泄愤，一时闹得沸沸扬扬，浩然为了保住手中的笔不被夺去，是如何忍辱负重，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？之后，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，立志东山再起；如何以重病之身，扎根农村，埋头苦写，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，废寝忘食，刻苦奋斗，舍命拼搏，陆续写出了一大批短篇、中篇、长篇小说新作，并终于奉献出了引起社会强烈反响、可称之为他“重新崛起”的扛鼎之作《苍生》……对这一切，本书作者，用他那饱蘸情感的笔，都写得细致入微，条理分明。

对于本书的内容，我不想作过多的具体介绍。读者读完全书，自然会一目了然。我只想说，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，它对浩然一生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，以及浩然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，作了最确切、最翔实的描写；这是一本具有十分珍贵史料价值的书，是关心、热爱浩然及其作品的广大读者，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，值得认真一读的书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7月8日

于呼和浩特

序二

王梓夫

中秋节前后，我认真拜读了秋川这部写父亲的书稿。这应该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，应该是一个艳阳高照的金色的秋天，可是却连日阴沉寒雨，有如我此刻的心情。秋川的文字朴实得如晒垡的土地，又真实得如待割的稻谷。我的阅读在《曾经的艳阳天》的映照下，温暖且湿润，边读边回忆边感叹边思考，想说的话很多，又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。索性“意识流”，先说一件小事。

我自诩具备一个优秀的品质：不沾赌。在我们这个世界著名的麻将之国，到处都能遇到“牌局”，外出开会游玩休闲，总是有人约打两圈儿，我总是很抱歉地说不会。不但不会打麻将，连扑克也不会。就是逢年过节，家人或亲朋兴致勃勃地摆起牌桌，甚至连哄带拉邀我入局，我同样以不会为由拒绝。不但我，我的家人及子女，也同样远离这些不可须臾缺失的“大众娱乐”。有人问我，难道学习这些玩艺儿比写小说还难吗？是不难，在牌桌上站一会儿便能学会，可是我不学。为什么不学，完全是因为浩然老师的一句话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这些怀着文学梦的文学青年经常围在浩然老师身边，常常几天在一起摸爬滚打。浩然老师写小说、讲课，我们则跟随左右拜师学艺。有一次在通州宾馆，我们几个人很自然地玩起了扑克，浩然老师进来了。我们客气邀请浩然老师“与徒同乐”，浩然老师却叹息着：大好光阴就这么白白地流失掉了。

浩然老师这句话，肯定让当时的我们很尴尬、很羞愧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反正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同时把当时的尴尬和羞愧也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沾这些玩艺儿了，像远离毒品一样视为“禁忌”。

大运河的文学青年是幸运的，当偏远地方的人还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时候，我们便已经像熟悉亲人一样的熟悉浩然、刘绍棠这些文学巨星了。我们是手捧着《艳阳天》，被两位大师一左一右搀扶着走向文坛的，犹如牙牙学语、摇摇学步的婴儿，我们是何等地令人羡慕嫉妒恨啊！

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上，浩然和刘绍棠是两位神话般的人物。那时候的文化人，哪怕是只读过冬仨月私塾或进过扫盲班的农民，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读过《艳阳天》，继而是《金光大道》，继而是浩然的其他作品。浩然的名字和作品可以说是妇孺皆知。再说刘绍棠，真可谓是前无古人的神童作家。他在潞河中学读初中的时候，他的短篇小说《青枝绿叶》便已经收入到高中课本里。在美入仙境的潞河校园里，那些自命不凡的高中生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着主题思想、段落大意、写作风格等等之后，便能够在协和湖畔看见文章的作者竟然是满脸童真的小学弟。

浩然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个是他向读者和中国文坛奉献的鸿篇巨制，一个是他的“文艺绿化工程”。

衡量一个作家的文学贡献，不在于他出了多少本书，也不在于他的作品有多么大的市场，

更不在评论家和理论家的争辩与评论，而在于他向文学的圣殿里是否贡献了及贡献多少“典型人物”。我们可以忘记曹雪芹，却忘不了贾宝玉和林黛玉；我们可以忘记鲁迅，却忘不了阿Q和孔乙己；我们可以忘记莎士比亚，却忘不了哈姆雷特……这就是典型的意义，是文学永恒的力量。至少，在传统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品中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衡量标准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对浩然的作品确实存在着一些歧义和质疑。究其实质，这些不完全是浩然作品的歧义和质疑，而是对那个时代的歧义和质疑。任何作家都会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里，并且都会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和局限。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去挑剔历史，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去否定历史人物。或许我们已经不记得《艳阳天》的具体故事和主要情节了，但是我们记住了萧长春、焦淑红、弯弯绕、马大炮、马立本、大脚焦二菊，这些人物就在我们身边并且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这就够了，这就足以说明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了。甚至被不少人指责的“高大泉”，难道不也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典型吗？

典型在于真实，在于被读者认可，被读者接受。客观地说，浩然所处的那个时代是被许许多多条条框框所限制的，在这诸多的限制中写作，无异于戴着脚镣跳舞。戴着脚镣居然能舞动得多姿多彩，舞动出鲜明的个性和无穷的魅力，谈何容易？浩然能如此，主要是他对生活的忠诚。他一辈子坚守“写农民，为农民写”的承诺，并

且把这种信条上升到信仰的程度。观其浩然整个人生轨迹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，没有离开过农民。“为农民写”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。是土地养育了浩然，是农民成就了浩然，农村既是孕育浩然的襁褓又是他最终的灵魂安放处。浩然是完全彻底的农民作家，中国农民是不会忘记他的。

这是浩然成功的深厚基础和巨大推动力。

再说浩然的“文艺绿化工程”。

浩然对农民的感情表现在他与农民的关系上，表现在他把农民作为文学主题上，更表现在他对农村文学青年的发现与栽培上。

我认识浩然老师是比较早的，因为我生活和工作的地区有许多来自冀东的领导同志，这些人大多是他的同乡同寅，保持着很深的友谊。我当时所在的马驹桥公社，党委书记安魁就是浩然的老朋友；我后来供职在县委宣传部，县委书记赵锋也是浩然的老朋友。再加上浩然曾经在通州地区工作很长时间，他便经常到通州来。1974年春天，浩然为了推动农民的文学创作，建议成立由领导、专业人员和业余作者组成的“三结合”创作组。领导由县委书记赵锋和宣传部长刘荣旺参加，专业人员除了浩然外，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韦君宜及责任编辑许显卿参加；业余作者则有张树林、张春昱、徐天立和我参加。

非常幸运的是，这“三结合”的每一方都不是挂名的，都是实实在在参与创作的。浩然和许显卿跟我们一起深入到农村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就是韦君宜，也是经常到农村，一边了

解和指导我们的创作，一边参加劳动。整整两年的时间，浩然老师一边创作他的《金光大道》和《西沙儿女》，一边具体地参与我们的长篇小说《晨光曲》的创作，从体验生活、提炼生活、总体构思、创作提纲，都跟我们一起讨论。初稿完成之后，浩然老师首先看了，又请韦君宜、赵锋、刘荣旺一起审查，提出意见并且反复讨论修改方案。责任编辑许显卿则更不用说了，他始终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写一章他看一章，改一章。所以，《晨光曲》出版的时候，属的是“通县三结合创作组”的名字，因为确确实实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成果。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第一版便印了40万册，出版后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，应该算是很成功的了，在当时。

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浩然所进行的“文艺绿化工程”是一个庞大的工程，《晨光曲》只是一片小小的实验田。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郊区县及北京周边地区，组织文学创作学习班并亲自授课，光是在通州，我们当时统计他已经讲了19次课了，最后一次课是被唐山大地震震散了，这在秋川的书稿中也提到了。除了办学习班、讲课、给业余作者看稿、改稿、推荐稿，还亲自办起了《通州文艺》、《运河》、《苍生》等文学刊物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便一直在河北三河市，并担任了三河市文联主席。

浩然的“文艺绿化工程”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，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，当然也取得了令他欣慰的成果。

令我们同样欣慰的是秋川写了一本书，一

本让人全面认识浩然的书，一本令人感慨万端的书。

曾经的艳阳天，永远的艳阳天；曾经的浩然，永远的浩然。

2013年9月25日

于通州武夷花园

目 录

目录

CONTENTS

卷首语 | 天田耕四郎的水稻，天田耕四郎的稻香

卷首语 | 天田耕四郎的水稻，天田耕四郎的稻香



引 子

第一章·····	3
第二章·····	12
第三章·····	22
第四章·····	29
第五章·····	37
第六章·····	45
第七章·····	53
第八章·····	63
第九章·····	71
第十章·····	78
第十一章·····	95
第十二章·····	109
第十三章·····	127
第十四章·····	134
第十五章·····	142
第十六章·····	162

目录 | CONTENTS

